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30  
13 October 1987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二届会议

#### 第三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8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阁下讲话。
- 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阁下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阿勒里安尼先生（也门）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177/A

上午10点20分开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先生讲话。

主席： 大会首先将听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先生在护送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尊敬的阿里·哈桑·姆维尼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姆维尼先生： 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在你杰出和干练的指导下，大会将成功地实现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

我也要祝贺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为促进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这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中需要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协助。我愿向他保证，坦桑尼亚将继续在这一崇高工作中进行合作和提供支持。

各位代表记得，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上一次向大会发言是在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期间。我的前任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当时重申了坦桑尼亚对联合国的信念。他强调：

“在这方面，我上一次向大会发言的时候曾经描绘了各种事件和……我们坦桑尼亚所感到的需要。当新总统接任的时候我国还是要说这些事。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发达的穷国，在世界上除了大会——也就是人类给予我们的发言权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权利。当我们看到危险时保持沉默，不批评我们认为违反和平与正义利益的政策，这将是放弃了我们的自由与尊严。我们绝不会这样做。”（A/40/PV.13，英文稿第21页）

因此，作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新总统，我认为来到国际社会面前重申这一

立场是适当的。我国在1961年成为联合国第104个会员国，我国将继续利用联合国讲台表明对和平、正义与平等的关心与信念。我们对这里的159个国家都抱有善意，我希望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信念。

因为联合国一直并将继续在其主要责任中，也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起关键作用。我们承认，联合国有不足之处，但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会员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对这些缺点负责。联合国只能做会员国希望做的事；因此，《宪章》所设想的集体安全体系没有起作用是因为会员国拒绝贯彻《宪章》的某些条款。特别因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解决冲突时经常不进行合作。

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创立，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尚未独立。因此，当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提倡联合国的民主化时，不应当使人感到吃惊。它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观点和利益。因此，它们经常呼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各主要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但某些人经常存心误解这一呼吁，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深深扎根在《联合国宪章》之中。

这些国家不想接受下列事实，变化中的国际现状和联合国成员国接近普遍化的事实要求对联合国进行调整，以便满足其新的大多数的合法利益。联合国的反对者利用这一新的大多数的要求作为破坏联合国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借口。它们经常采取单方面措施来满足自己的国家利益。

我们呼吁这些国家为了全球和平的利益重新考虑它们对联合国的态度。我们都同意，联合国存在着需要改善的地方。我确信，我们都能够共同努力，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的第41/213号文件是朝着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

秘书长去年在给大会的报告中呼吁联合国

“早日结束那些长期以来一直给直接卷入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可怕悲剧的冲突，这些冲突阻碍了解决范围更广大的全球问题所需的国际信心的增长。”

(A/41/1, 第1页)

南部非洲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冲突。被联合国谴责为危害人类的罪行的种族隔离继续对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南非政权动用了空前的暴力，在光天化日下向示威者开枪，大规模监禁，包括监禁无辜儿童，并严厉地实施残酷的紧急状态。在今年5月，该政权在进行了只有白人少数参加的选举之后，压制又打开了新的一页。博塔先生在陶醉在他的胜利之中的时候宣布决心维护他的文化，并打断他的反对者，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脊梁骨。

种族主义政权一方面变本加厉地野蛮镇压南非黑人多数，另一方面又提出使人无法相信的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建议，企图蒙骗世界。博塔最近建议建立一个有黑人代表参加的全国法令委员会和地区公务委员会，其性质完全是为了装饰门面。这些建议不会结束种族隔离。其目的是用黑人来巩固种族隔离制度。因此，非洲多数人及其解放运动拒绝这些建议是毫不奇怪的。我要强调指出，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无法改造的罪恶，只能废除。

为了疯狂地维持其少数人的统治，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在国内的罪行，博塔还继续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进行残酷的袭击。这一分地区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已受到攻击，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安哥拉已经遭受南非多次入侵，部分领土已经被占领。

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和安盟的匪徒们继续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肆无忌惮地活动。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匪徒在过去五年中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估计已经大大超过100亿美元。此外，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还受到经济压力。种族隔离政权的目的是要威吓这些国家，迫使它们停止支持反对少数人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

更加令人失望的是，这种种族隔离的罪恶是在二十世纪文明世界的面前进行的。各个国际论坛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家庭每天都证实、播放和观看这一反对人类的罪行。世界各大洲的各国政府已经了解这种情况，但它们似乎都视而不见。世界似乎完全不顾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的呼吁，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措施制

止这种放肆的罪行，更没有使罪犯得到惩罚。

我们的后代一定会有疑问，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能够如此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这样可怕的罪行，就如我们责问上一代人如何能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罪恶面前无动于衷一样。我们敦促各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以集体的力量结束南部非洲这种无法忍受的非人道罪行。

我们感到鼓舞地注意到，在同种族隔离的南非有着长期联系的许多西欧国家和美国，公众舆论正日益高涨地反对种族隔离。议会、议员、工会以及妇女和青年组织正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种族隔离采取具体措施。

比如，我们深感鼓舞，美国国会推翻总统否决，批准了制裁南非的一揽子措施。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要辜负本国人民期望和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的愿望。

我要强调，坦桑尼亚人民，实际上整个非洲大陆的人民都为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多数人的困境而深感悲痛。我们认为，只要南非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纳米比亚继续遭受野蛮的殖民主义统治，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就不完整。因此，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国家多数人民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包括在必要时进行武装斗争，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尊严的权利和努力。

我认识到，有些国家由于憎恨暴力而不能支持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对于这种立场我们表示难以理解。因为我们相信，一种暴力罪行的受害者有权用暴力进行自卫。然而，我们尊重这些国家的立场。

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呼吁。这是现在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途径。这些经济压力将会迫使南非政权放弃种族隔离制度。离开这种压力，南非决不会取消种族隔离。

我们看到，这种制裁措施将会给南非邻国和前线国家带来损失。因此，在执行这些制裁措施的同时，必须同时执行一项支持这些国家的实际方案，消除制裁

措施的影响，包括一个绝望的种族隔离政权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困难。必须作出重大牺牲，然而，只要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和严格执行制裁，这些牺牲就能减轻。

我愿借此机会向那些以对南非实行种种制裁声援南部非洲受压迫的大众的国家表示敬意。北欧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些国家执行的制裁措施使我们特别受到鼓舞。

尽管联合国二十多年前已经结束了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纳米比亚今天依然遭受南非非法占领，这些状况是不能接受的。南非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表现了完全藐视和无视联合国。

我们认为，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在实际中也是有缺陷的。除了延长纳米比亚在南非残酷统治下的痛苦之外，这项政策使南非政权认为，他推行种族隔离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有着强大、可靠的后盾。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国际可接受的基础。这项决议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决议并没有在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撤军两项问题之间建立任何联系。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使有关各方开始执行决议的努力。我们重申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争取本国摆脱殖民占领的斗争。

联合国不能回避其帮助南非与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的历史责任与作用。和平或以更少暴力的方式带来变革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南部非洲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并导致更多的流血。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避免这种局势。

坦桑尼亚对在中东的非正义行动同样感到忧虑。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离开家园已将近四十年了。二十年来以色列一直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我们坚决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从这些领土完全撤出。我们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够找出途径，和平地解决摩洛哥王国与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冲突。我们非常希望该共和国的人民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由地决定其事物。

在世界某些地方的地区性冲突中大国的利益或者一致、或者相互冲突。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已在阿富汗与塞浦路斯进行斡旋，以便维护这两个国家的不结盟性质。

我们认为在柬埔寨实行由有关各方参加的政治解决应该排除外来干涉。这将促成建立一个和平、独立与不结盟的国家。我们认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所提出的8点建议与东南亚联盟组织所提出的各项建议是实现这一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对中美洲局势因外来干涉而进一步紧张而感到遗憾。我们支持尼加拉瓜人民与政府为保护其主权所做的努力。危地马拉建议已于1987年8月7日得到中美洲五国领导人的赞同，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建议。

我们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也表示关切。我们认为撤出该半岛的所有外国军队是该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应该鼓励南北朝鲜之间的对话以及两个朝鲜和美国的三方会谈。

坦桑尼亚与伊拉克和伊朗都有外交关系。我国人民珍视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与人民所怀有的最友好情谊。我们再次呼吁他们以政治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停止两国间的战争。我们呼吁所有大国不要采取任何有可能使战争升级并更加威胁该地区与世界和平的行动。我们特别要促请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担负起他们的集体责任，统一行动，以寻求和平地解决这一冲突。

我们呼吁各方要明智，以便和平地解决所有这些冲突。如果所有国家均严格尊重其它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不干涉它国的内部事物，国际和平就能得到大大加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决不应成为解决争端的基础。我们应认真遵循指导主权与独

立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

对人类生存的另一大威胁是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军备竞赛。这种丧失理智的竞赛每年要浪费 1 万多亿美元。本来可以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资源却被消耗在危及人类本身生存的竞争之中。

我们有些国家曾经希望苏联暂停核试验将会开始一个最终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进程。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机会已被错过。所有核国家仍然在继续进行核试验。作为六国和平倡议的参加者之一，坦桑尼亚再次呼吁核国家，特别是两个核大国，停止核试验，并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们以人道的名义呼吁尊重我们的生存权利，这一权利已受到核武器的威胁。

美国与苏联就废除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所达成的原则协定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认为这一协定是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

和平与贫困不能共存。因而，第三世界经济的不发达也威胁世界和平。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富裕之中，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口却陷入赤贫之中。我们上亿的人身受饥饿、疾病与无知的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并非是世界缺乏满足全人类需要的必要资源。

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告诉我们说，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能公正地重新分配世界上的资源。但我们都非常清楚，正是这些鼓吹所谓自由贸易的国家在采取强烈的保护主义措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些措施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进入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仍然被压得很低，而从工业化国家所进口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结果，进出口比价对我们这些国家不利，而且我们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赤字，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例如，据统计，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债额为一万亿美元。仅在 1985 年，发展中国家为偿还债务就付出了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而他们由新贷款所获得的金额只有四百一十亿美元。换言之，那年贫困的南方流入富裕的北方的资金



净额为七百四十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那些非产油国所得到的外汇收入也从1980年的一千零四十亿美元跌到1985年的八百七十亿美元。这是由于他们出口商品的价格不断下跌所造成的。因而，除了本身的外汇收入之外，发展中国家为了偿债就不得不再借二百八十亿美元。债权国与债务国有讨论这一严重问题的迫切必要，以便找出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大量资源不断地通过还债、与不利贸易条件从穷国流入富国，使得已经十分困难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是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造成的直接结果，这种体制只对富裕的工业化的国家有利。目前体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作出有效的响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鸿沟一年比一年扩大。

因此，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单个或集体地，争取发展的努力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现存经济体制的改造。这也是我们请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

我们第三世界国家一贯表示愿意与北方的同事谈判讨论这一重要问题。我们认为需要紧迫采取协调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南北之间，建立一个较公平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努力由于某些发达国家缺乏政治意愿而常遭挫折，这些国家想要维护它们的特权地位而不顾其他多数国家的苦难。

我们呼吁这些国家，为了正义与全人类繁荣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联合国在道义上有责任保证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国际秩序努力取得成功，使全人类摆脱饥饿和赤贫。

因此，我们呼吁恢复和尽早开始全球谈判，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谈判应特别强调贸易与发展领域中的机构变化，解除贸易障碍，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障碍。国际金融、货币制度也应重新调整。这一调整，除考虑其它因素之外，应考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稳定的发展资源，以便加快这些国家的发展。特别

是要努力尽快达到早已商定的把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恢复健康的关键是有生活信心与决心。经济复苏也是如此。1985年，非洲统一组织第21次首脑会议通过了经济复苏优先规划，显示了非洲实现经济复苏的信心和决心。规划强调，增加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然后，我们也认识到，实现这项规划必须要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在大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上，许多捐赠国都表示愿意援助。

在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已经给予援助的国家、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其它国家和机构也能尽快地提供援助。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重申坦桑尼亚对联合国的信心。我们确信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中具有很大的潜力。联合国内存在问题是事实，某些问题有时甚至威胁到联合国的生存。但我们决不能让挫折、讽刺和绝望所压倒。导致联合国诞生的理想仍然是适用和强大的；联合国的原则依然是有效的。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坚强稳定的国际秩序。我们必须致力于促进共处，合作和相互依存的事业。我们必须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使我们的联合国成为建设一个普遍和平与安全体制的旗帜和舞台——一个为世界各国和人民充分着想，促进各国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的体制。

我再一次重申坦桑尼亚保证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努力合作。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所做的重要发言。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将听取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在陪同下走进大会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阁下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奥尔特加·萨维德拉总统：今天是埃内斯托·格瓦拉献出生命的二十周年，我们对他表示悼念。

《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类成员之间的第一次对峙中该隐杀死了艾贝尔。妒嫉和骄傲之心控制了该隐，使他犯下了这一罪行。回答当时对他提出的问题的時候，该隐是这样说的：“我是我弟弟的保护者吗？”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创立的，为的是避免今后发生战争，以免该隐这样的人杀害几百万其他的艾贝尔，以便我们大家在地球上都有保护我们自己兄弟的义务。

但是，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已经出现了新的战争。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类同胞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这些战争的受害者。自1945年以来，已经出现了几十起对我们、对我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干涉的活动。数百万男女老少成了这些政策的受害者。

践踏和压制雨方的北方继续强加那种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关系；北方顽固地维护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不平等贸易、外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全面关闭市场、以及向各国政府和多边合作机构施加压力，根本无视《宪章》、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法律秩序。所有这些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完全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这种苦难之中，我们欢迎和赞扬苏联和美国之间在采取步骤以保证裁军，包

括禁止进而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然而，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国，我们对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战争表示关切。我们赞同国际上的呼吁，要求停止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我们要强调指出外国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集结所造成的危险。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为了防止每年两千万至两千五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根据布兰特的报告，这种死亡本来是很容易防止的。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1986年的统计数字——一千四百一十万五岁的儿童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在这中间，工业化国家的儿童只有二十五万，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而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却多达一千三百八十五万，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三。已经有十亿儿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死去，谁提出的这种屠杀的理由？谁能够永久地结束种族隔离暴行的杀人政策和对南非居民每天进行的屠杀？谁能够制止智利、巴拉圭和海地的压迫？有谁会对此表示关心？如果北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不采取具体行动，满足这些人民的正当要求，那么他们将继续面临变革、民众运动和革命的既成事实。

人民不会坐等获准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人民将自己推动变革的进程，那些从来不想倾听人民的呼声、充当压迫者帮凶的人就会痛哭流涕，咬牙切齿。

这就是我国现在的局势。美国在我们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干涉，暗杀了桑地诺，随后又扶植了索摩查独裁政权。在受到美国扶植、策动、保护、武装和资助的独裁政权的统治下，我们尼加拉瓜人奋起战斗，赢得了被剥夺的自由。

在那时候，美国对尼加拉瓜的自由并不感兴趣。在那时候，美国根本不管尼加拉瓜人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对缺乏公正现象并没有半点关心。美国对几千人被投入牢房也没有表示过关心。我自己也被打入监狱，在里面呆了七年。我们尼加拉瓜人在监狱里遭受折磨，甚至残遭杀害和酷刑，美国领导人对此也没有

表示过什么关心。

我们不但没有获得美国的准许，反而违反它的政策和意愿，推翻了索摩查独裁政府，不仅赢得了自由，而且还希望与美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而不是索摩查期间的主仆关系，一种人民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需要的——今天也是如此，即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而且，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希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但美国对此的答复却是试图从我们这里夺去来之不易的自由，派遣索摩查以前的卫兵返回尼加拉瓜进行统治。

六年零九个月来，美国一直在试图消灭尼加拉瓜革命，违反了道德和道义原则、国际法，甚至也违反了美国自己的法律。

美国在尼加拉瓜推行的政策使得我国四万五千七百一十四人死于非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二十八亿二千一百万美元，美国总统必须对此负责。美国使得尼加拉瓜人民流尽了鲜血，严重破坏了尼加拉瓜经济。美国的这种政策对尼加拉瓜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激起了尼加拉瓜人民以巨大的勇气、决心和英勇顽强的精神进行抵抗。

扶植雇佣军的政策是旨在破坏尼加拉瓜合法成立的政府，但已经遭到失败。美国本来想在尼加拉瓜建立一支三万人的雇佣军部队，现在却只有六千五百人。美国现在手头上所有的只有洪都拉斯一万六千名难民——这些人被迫前往洪都拉斯和在哥斯达黎加的同数量目的难民，以及六千五百名雇佣军——即里根总统所说的自由战士。但由于战死或接受大赦政策，这些人的数目日益减少。大赦政策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以来生效，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美国的政策已经失败，里根总统日暮途穷，因为他第二任期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不仅几个月将离开美国总统的宝座，而且由于这些客观的因素，特别是美国在尼加拉瓜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因为坦率地说，如果美国的目的得逞，即正如他想要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建立难民营时对两国政府所说的那样，他在几个月内摧毁了尼加拉瓜革命，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呢？如果美国象摧毁格林纳

达人民一样摧毁了尼加拉瓜革命，中美洲也不会出现更多的情况。

有些人一听到真理就觉得耳朵发痛，再也无法听下去了，但这是他们的事。

在我看来，罪犯感到恼火。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侵略，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人民，但是，当把真相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到心烦意乱。正是由于这一现实，即尼加拉瓜人民抵抗的能力，美国的政策和其雇佣军遭到失败；从而使签署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成为可能。这也是由于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两个集团在坚定的拉丁美洲的努力中反对美国推行的干预主义政策。

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是根据拉丁美洲领导人的常识所制定的一份出色的文件，它是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行动的结果。

尼加拉瓜采取了一些步骤以对签署这些协议做出响应，这样到十一月五日，即开始执行进程的九十天期限的最后一天，将会有在这一进程中取得进展的更好的条件，因为九十天期限的结束并不是谈判的结束，而是谈判进程中的一个出发点。

大会昨天向签署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中美洲领导人表示一致支持。尼加拉瓜感谢大会以和平的名义采取的这一声援行动。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将遵守这项联合国决议，而不是仅仅说它同意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我们希望，美国将尊重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遵守协定条款。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没有作出愿意尊重这项协议的任何表示。

当里根总统在本届联大的早些时候在这个讲台上讲话时，当他的调子流露出对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和中美洲领导人的不尊重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里根总统在他昨天向美洲国家组织发表的讲话中再次表现出对中美洲国家总统和这项协议的不尊重。他赞同一种遭到国际法院谴责的行为。里根总统昨天的发言是对《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里根总统来到美洲国家组织面前，就象他来到联合国面前一样摆出一副世界各国人民的大法官的样子。谁给了他这种权力？谁给了美国总统这种代表资格？

让我现在谈谈他昨天在向美洲国家组织所作的发言中提到的两个方面。 这里我有一份埃斯基普拉斯协定，这上面有五个中美洲总统的签名：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总统、比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总统、何塞·阿斯科纳·奥约斯总统和我本人。 我们五位总统的签名就在这里；里根总统的签名却不在。 如果里根总统想要干涉我们的谈判进程，就让他签署埃斯基普拉斯协定。 然后，他就完全有资格象在美洲国家组织前所做的那样谈论这项协议。 如果美国总统要签署这项协定的话，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觉得，他有权力讨论这些问题，他的签字将出现在这项协定上。 但是，开始议论这些事情，提出主张，并企图把他对一项他没有签署的协定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这显示了对我们签署这项协定的人的不尊重，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假如我们是的话，他可以觉得有资格过来说，这项协议需要做这样或那样的修改。 这完全错了。 最糟糕的是，好象他甚至还没有看过这项协定。 我确信，里根总统甚至没有看过这项协定。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他说，他将要求向雇佣军提供两亿七千万美元，他将根据这项协议的执行情况来决定是否向雇佣军提供这笔资金。

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第五段说：

“五个中美洲国家的政府要求正在以人员、武器、弹药和设备为形式的向非正规部队或叛乱运动提供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后勤、财政或宣传支持的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和该地区以外的各国政府停止这种援助；这对该地区实现稳定、持久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

这说的相当清楚，协议接着说，

“上述要求不包括对遣返这种集团或力量的前成员、或若无这种遣返的话，对重新安置这些人员并对他们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提供必要的协助所提供的援助。”（A/42/521，第六页）

当总统对美洲国家组织说他要求得到二亿七千万美元并说支持这些协议时，他的讲话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这些协议明确指出，里根总统不应为雇佣军提供新的资金，如果他要批准新的资金，那么就必须是重新安置和遣返比如说接受大赦的已经放下武器参加和平进程的人们的资金。这笔钱应当交给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或国际核查与后续行动委员会组织，以便它们能够保证这笔钱真正用于重新安置和遣返工作。里根总统说他支持埃斯基普拉斯协定，但他又提出一个与该协定相对立的建议。

里根总统还提到军备、军事人员、外国军事顾问等等问题。他说该协定并没考虑到这些问题。但协定第7页明确指出：

“就安全、核查、管制和限制军备事项举行谈判：

“中美洲五国政府在孔塔多拉集团作为调停人的参与下，应继续就《孔塔多拉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草案内悬而未决的安全、核查和管制问题举行谈判。”（A/42/521，第7页）

我们在这里明确谈到的也是关于使一切外国军事顾问离开该地区的意愿——这一意愿就是中美洲国家政府保证不举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加的军事演习、不在各自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以及拥护把中美洲地区变成无外国军事存在的和平区。

这些要点都在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中得到考虑。里根总统说它们没有得到考虑是错误的。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美国总统在不熟悉和没有详细阅读与研究这份协定时就采取这样一种轻率无礼的态度。我们确实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是世界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的总统，但根据他的讲话来看，他确很轻率地谈论这一问题。美国总统的这一立场不利于和平，我认为这使他进一步失去信誉。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为这表明他显然决心不顾一切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这样我们只能认为他的话是继续和加速推行这一政策的前奏曲，而这一政策不排除使用美国的军队。



理所当然，尼加拉瓜反对里根总统在美洲国家组织面前的发言。美国政府不应忘记尼加拉瓜人民从未惊慌失措而渴求帮助。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几次侵略事件，但是我们尼加拉瓜人民以战斗和保卫和平的斗争回答了这些侵略。基于武力的政策没有收到任何结果。这一点应当明确指出，因为由于这一基于武力的政策的结果，美国国会批准向雇佣军提供一亿美元，就在第二天，尼加拉瓜的新闻机构被关闭，几天之后一位主教被驱逐，因为他宣扬和支持美国的干涉政策。

美国的武力政策迫使我们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该政策加重了我国的局势。如果不是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尼加拉瓜就不可能采取它已采取的步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没有对新闻实行检查制度，因此报纸仍在我国自由散发。天主教电台仍在广播；民族对话已经开始；我们制定了停火并组成了国家恢复重建委员会，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其它步骤。

尼加拉瓜人完全可以在自己人中间达成谅解。但我们认为，鉴于萨尔瓦多政府和当地反抗力量之间已开始对话，现在是美国和尼加拉瓜政府之间开始对话的时候了。尽管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之间没有相应之处，但却有一个先例：在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之前，萨尔瓦多政府与萨尔瓦多游击队进行了对话。另外一个先例表明：在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之前，尼加拉瓜政府与美国政府在曼萨尼略举行了对话。这些就是先例，它们适用于两种局势中的不同现实。

我们从与反革命领导人对话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同它们对话。如果真的有愿望去认真处理这一问题，对话必须在美国政府与尼加拉瓜政府间展开，因为由于我国人民的战斗精神和尼加拉瓜政府的大赦政策，从目前的速度看，雇佣军有可能消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并不在于雇佣军，雇佣军可能消失，但美国仍将执行其对尼加拉瓜的侵略政策，没有雇佣军，它将动用自己的军队。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的行为及其对于尼加拉瓜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雇佣军存在之前，在里根的竞选讲坛上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在那一个政治讲坛上，里根

总统鼓吹摧毁尼加拉瓜革命，而那时并没有雇佣军。因此，同雇佣军的领导人对话并不解决问题。

然而在尼加拉瓜的雇佣军之间确实存在着对话，这些雇佣军受到我们部队打击，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大赦。因此，为促进接受大赦，对话已在进行。与反政府雇佣军的领导人对话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全部政策是由美国政府推行的。我已说过，雇佣军可能消失，但美国政府可能采取其它办法继续蛮干。如果美国不改变其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就可能有对我国进行军事封锁，就可能有“外科手术式的”攻击，就可能有军事入侵。

因此，恢复对话是合乎逻辑的事情。我讲“恢复”，是因为有前例可援：我们与美国政府之间已经进行过一次对话。在马那瓜我们曾与舒尔茨国务卿会晤，我同他谈了话，还有其他会谈，在墨西哥的曼萨尼略，但美国很快地中断了这些会谈。

如果我们已经进行过对话，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坐下来再次进行对话呢？

这里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我向美国总统发出邀请：11月5日的35天之后，美国和尼加拉瓜应该开始一次无条件的双边对话，以期签署协定，保证两国的安全，并使它们的双边关系正常化。

为什么要在11月5日的35天之后呢？11月5日是开始执行协议的日子，接下来是一个30天的期限，在此期限结束时，国际核查和贯彻委员会将举行会议，由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孔塔多拉集团、支持集团和中美洲国家参加，共同分析协议的执行情况。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最好有机会观察——而不是干扰——协议的执行情况，并等待国际核查和贯彻委员会的分析结果。在5天之后，在美国考虑了分析结果之后，便可以进行对话。我们的对话可以从中断之处开始。

我希望美国总统不会象今天他的代表团那样行事。里根总统在大会讲话时，

尼加拉瓜代表团始终在聆听。我们不怕别人讲话，我们不怕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一年之前，我本人便坐在这间大厅里，聆听美国总统讲话。

对于双边对话建议，我希望美国总统不会象他的代表团今天在大会会议厅那样做出同一反应。美国总统不应急于拒绝这项建议，他应做出一番考虑。他应问问自己，美国公民例如本杰明·林德和布赖恩·威尔逊为什么要自己流血以防止在尼加拉瓜的更多的流血。里根总统应该问问自己，美国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和福音派教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写信呼吁他结束他的政策。美国总统应当问问自己，天主教牧师罗伊·布儒瓦为什么会在路易斯安那的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消磨几个月。其他天主教牧师也因为反对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死亡政策而被监禁。

里根总统不应急于做出否定的答复。一些人提出了使他头脑发热的想法，例如军事选择，包括公然入侵，在同这些人磋商之前，他应记住兰博仅仅出现在银幕上。

在越南，结局是数以千计的越南人死亡，还有4万多年轻的美国人被送到越南去送死，这些年轻的美国公民今天本可以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技术人员、牧师、运动员、农民或医生。

人民不想要兰博； 人民想要和平的卫士。

在对我提出举行双边对话建议做出答复之前，我们希望里根总统不要急急忙忙地讲什么话。让他想一想，愿上帝给他启发，帮他选择一条和平之路，停止伤害尼加拉瓜人民。

主席：我代表大会对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刚刚发表的重要讲话表示感谢。

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在护送下走出大会会

场。

## 议程项目 9 (续)

## 一般性辩论

阿勒里安尼先生(也门)：首先，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以也门阿拉伯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您当选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毫无疑问，您所具有的出色品质和外交才干将会大大有助于确保我们工作的成功。我愿向您重申我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与您进行合作使您圆满地完成您的使命。

还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通过您，向您的前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他在指导上届会议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还十分高兴地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及也门阿拉伯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我们组织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祝贺他在为本组织服务以及实现本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宝贵努力。祝愿他在完成大会、安理会及联合国其它机构赋予他的重大使命中不断取得成功。

在第四十二届会议进行之际，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了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之后——这两届会议的时间正好与前两届大会的时间巧合——现在正在为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议进行准备工作。苏联的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就最终消除短程和中程导弹达成了原则协议，我国支持这一积极行动，我们认为这是朝着消灭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条正确的道路方面迈出的一步。

然而，我们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国际关系方面的缓和还远远没有实现，因为根据这样一项协议将销毁的武器只占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武器及他们的核武库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仅占3%。另外，军备竞赛仍和过去一样的激烈。紧张局势、互不信任和动用武力解决争端仍然威胁着世界许多地方的国际关系。

尽管前两届首脑会议没就许多使世界感到震惊的问题达成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仍然希望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将能够取得更为积极的成果，能够就停止军备竞

赛，销毁核武器，外空永久性非军事化，减缓紧张局势和重申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应当享受的权利等方面达成确定的解决方案。

我国愿在此表示支持1986年9月哈拉雷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八届首脑会议《政治宣言》。我们愿特别强调该宣言中有关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部分。

我国代表团支持苏联关于在本世纪末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呼吁，在此之前已有六个国家——阿根廷、希腊、坦桑尼亚、印度、墨西哥、瑞典——分别于1984年5月23日、1985年1月28日及1986年8月7日反复作出这样的呼吁，所有这些呼吁都要求停止核试验，加强联合国在经济事物方面的作用，将更多的用于军备竞赛的资源转而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极其需要这些资源。

也门阿拉伯共和国认为外空军事化的方案意味着人类新的危险，而人类本来却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危险。我国认为应当在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中审查这些方案，这些谈判应当本着富有建立性的、负责任的精神进行。

也门阿拉伯共和国重申坚决反对印度洋及阿拉伯海的任何军事存在，再次重申支持将印度洋变为一个无核武器的、永久和平与安全区。我们还支持所有为在世界其它地区建立无核区而进行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充满了危险，经常处于紧张之中。

在中东地区持续了39年之久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巴勒斯坦问题造成的。只要以色列在美国和其它盟国的直接政治和军事支持下，坚持其顽固不化的态度，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及其它阿拉伯领土，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它阿拉伯国家人民采取侵略政策，进行野蛮的镇压和恐怖主义活动，那么该地区将继续处于爆炸状态，这不仅危及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危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也许没有必要追溯把以色列嵌入阿拉伯家园心脏的历史年表，没有必要阐述这构成什么样的危险；我们也没有必要列举以色列在该地区推行的具有侵略性质的种族主义和定居政策；从占领巴勒斯坦到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还有1982年发动，持续至今的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对邻国不断的挑衅和进攻行为都是种族主义政策的体现。

大会仍然记得，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已经通过许多决议，以色列仍然拒绝接受所有上述决议，并公然藐视国际社会。再提醒大会这些现象不过是阐述明摆着的事实。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过去40年的局势发展确认了一个重大的现实，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现实上来。国际社会现在应该认识到，任何旨在公正、全面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倡议、努力或安排要想取得成功的话，就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自决和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在自己民族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单方解决办法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的正确手段。但是，最近的事态发展一再证实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戴维营协议和孤立的倡议不过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使公正解决更为遥远，因为这些企图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因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仍然认为，只有在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这次国际会议必须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出席。这样的会议将构成现实的基础，并朝着该地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迈出坚定而恰当的一步。

那些同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它们对以色列采取的偏袒态度和它们在该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以便以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方式促进问题的解决，在该地区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沉痛而惊愕地注视着持续7年之久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我们对于最近事态发展深表不安和惊讶；伊朗拒绝接受和平解决冲突，继续袭击伊拉克和占领伊拉克领土，并且加剧袭击与冲突无关的国家，由于这些原因，这场战争有可能升级和国际化。

整个国际社会赞成安全理事会1987年7月20日第598(1987)号决议，因为该决议为体面解决冲突规定了正确的途径，在结束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战争的同时，又保护了双方的权利。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拒绝遵守该决议。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通过全面彻底执行该决议坚持联合国的信誉和威信，以结束这场战争和维护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时，我们再次呼吁伊朗明智起来，放弃其顽固态度，接受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这场徒劳战争的继续给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其后果不堪设想。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认真关注着由副秘书长主持，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阿富汗问题的谈判，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是十分严重的。我们认为，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步骤必须包括：所有有关国家之间的谈判、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结束所有出于任何目的而对阿富汗事务的外来干涉和承认阿富汗人民的主权，承认它们在没有外来影响条件下选择自己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权利。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认为，谈判和对话是找到满意解决办法的最好手段，以保障塞浦路斯两族的宗教自由、权利平等和义务，同时维护塞浦路斯统一和独立。

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断的侵略行径，目前南部非洲的局势比以往更为危险；种族主义政权继续以镇压、恐怖主义、屠杀、酷刑和任意逮捕等手段对付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起义，进一步暴露了其真实的丑恶嘴脸。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无情地袭击非洲前线国家和讹诈其他邻国同样暴露了种族主义政权的丑恶嘴脸。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注视着南部非洲的局势发展，重申对南非人民为获得自己民族权利而进行合法斗争的支持。我们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国民多数采取的一切非法行径，谴责对非洲前线国家进行的所有侵略活动。我们强调有必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更为有效的经济制裁。我们重申，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获得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项目自1946年第一届大会通过第65(I)号决议以来就一直列入大会议程，这一项目在大会议程中持续41年之久这一事实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国际社会因而有义务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出更为有效和建设性的努力。我们认为，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和平解决方案。

如果说中东、波斯湾和南部非洲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中美洲的局势也是如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十分关注中美洲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表示支持五国首脑提出的和平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恢复永久的和平并克服目前局势中所固有的复杂性。

至于世界其他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解决冲突和分歧的最理想的方法是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使有关国家人民能够不受外来压力、表达他们的意愿，给予他们自决权，停止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的干预。

虽然我刚刚提到的问题是要求我们今天注意的题目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我所指的是持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不平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对原材料价格的制定和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这种垄断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一局势的预兆是现有经济、金融和货币秩序的彻底崩溃。

我们认为，要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提供公正、恰当的价格。必须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下列方面起更大的



作用：使国际货币体制转向为发展提供资金并通过技术转让、较好的借贷条件以及对自己国家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业生产。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要为实现建立在全所有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对所有部门都平衡、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许多旨在战胜世界经济危机的建议：加拉加斯行动计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制定的原则、开罗宣言以及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哈拉雷召开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发表的经济宣言。因为我们的世界需要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和一体化，工业化国家在对这一危机的严重性的全面认识基础上所做的客观反映能给全人类带来繁荣。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给予世界经济问题应有的关注，同时也继续关注世界上许多社会与人道主义问题。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重申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关注实施《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和纪念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的问题，并需要更多的注意难民局势和《内罗毕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的实施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

阿拉伯也门政府和人民最近庆祝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些友好和兄弟国家参加了我们的纪念活动。在我们庆祝这一节日的时候，也门人民已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许多知道革命前的也门的人可以证实这一点。选择民主作为我们光荣革命的目标之一是我国人民最重要的胜利之一，这一选择的顶点将是根据以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全国人民议会总书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上校兄弟为代表的政治领导人所制定的指导原则在明年初举行自由和直接的议会选举。我们的国家享有安全与稳定并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的开始代表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新阶段，在这一五年计划中，我们将第一次从红海岸口出口也门石油。

至于也门的团结，我国领导人正与我们祖国南部的兄弟们一起努力，以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取得团结，实现也门人民团结的希望与期待。

最后，我要请求全能的真主引导你主席先生走向成功并祈祷联合国不受肤色、信念或种族考虑的影响为自由、正义、繁荣和平等服务，祈求它取得进步。人类的所有成员不管其文化差别多大，不管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离得多远，都应该在地球上平等生活。没有平等、安全和稳定，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有和平，没有对所有人的公正，这一点就不能实现。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弗洛林同志，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就你担任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这一光荣而重要职务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希望，在你的领导下，大会将做出富有成果的决定，促进和平与合作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和宗旨的实施。我们很高兴看到大会的主席职务由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担任，这位代表曾手拿武器，在白俄罗斯和其他领土上为反法西斯而战斗。

我们还要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致意，他今年正式访问了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访问说明了提高联合国作为和平与国际合作工具的作用和有效性的共同愿望，它的意图是为所有国家的利益工作，为全球安全与所有人的平等提供保障。

希望与建设性的努力，怀疑与抵制——这是事物的两个极端，几十年来，这一大会堂中的政治辩论晴雨表的指针一直在这两极中摆动。今天，这根针更靠近希望和积极的前景一边。在近年来的政治气氛中这种现象并不常见。我们欢迎这一良好的趋势。这一趋势有足够的基础。国际关系正开始进入质的新阶段，即建设性的合作和广泛而诚实的对话。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和积极的进程的强大推动力。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在没有分割或战争赔偿的情况下实现公正

与民主和平的问题以及彻底取消一切形式的侵略。今年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这一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几乎社会关系中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革命的积极影响。各国的自决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相处以及普遍与彻底裁军的目标——所有这些和其他进步的政治范畴的产生全都归功于伟大的列宁思想和十月革命的理想。《列宁和平法令》使各国人民站到了历史舞台的第一线。这一法令涉及的对象不仅是当时交战各国的政府，同时也直接针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从而使那些既得利益者极为不快。现在，我们听见人们从联合国的讲台向各国和各国人民发出打动人心的呼吁，这也表明了十月革命的影响。

十月革命使白俄罗斯人民得以建立自己的国家，走上经济、社会与知识进步的道路，促进劳动人民的利益，并成为国际交流的参加者。

过去的七十多年在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我们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私有财产和由此带来的人剥削人的做法变成自由的劳动，解放了劳动人民的革命的创造力，从各民族的不平等变成不同民族间的友谊和兄弟合作，从家庭手工业变成了包括先进工程、化学与电子在内的现代多部门的工业，从饥荒变成了高产量的机械化耕作，从文盲变成了让年轻一代普遍受到义务中等教育，并建立了许多学院和大学。走过这一漫长的道路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和劳动，正是为此原因，我们更加珍视所取得的成果。不应忘记，由于希特勒的侵略，白俄罗斯失去了四分之一人口和一半以上的民族财富。

十月革命事业的一个直接延伸就是使生活所有方面革命化的进程，我们共和国和我国的其他兄弟共和国正在开展这一进程。我们社会更大的开放，即 GLASNOST，更加深刻的民主主义，新的社会与政治气氛以及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彻底改革已再次激励劳动人民的士气和创造潜力，鼓励他们的主动性。

我们的生活水准正出现稳定的改善。白俄罗斯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增长率现在

已超过百分之六。目前，能够说具有如此经济发展活力的国家并不多。

我们人民满怀乐观态度展望未来。我们已为自己规定了目标，即在本世纪末之前将我们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量翻一番，同时特别强调改善人民的生活，为个人全面与和谐地发展创造所有必要的条件。

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和平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次全白俄罗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白俄罗斯的数百万人民庄严地表明了同所有国家和平与友好相处的意愿。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己的国际活动、包括在联合国的活动中始终不渝地以这一意愿为指导方针。

只有各国做出不懈的努力，只有所有国家共同表现出理智的态度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在目前的战略格局中，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指望在没有他国援助的情况下获得全面的安全。显然，这种援助只能是相互的。

今天，各国的共同理智已开始成熟。由于近年来所做的努力，国际社会现在已开始共同认识到，核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决不应发动核战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人类走到这一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然而，任何思想都应当有行动与之相辅助，在实践中支持所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结论。这一重要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核裁军是必由之路。在这方面，苏联和美国最近就签署短程与中程导弹条约而达成的原则协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协议使我们更接近于朝着真正的核裁军迈出第一步。对于那种直到最近依然存在、认为军备而不是裁军才能带来更大安全的观点来说，苏美之间的这一协议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

不应当以将要销毁的弹头的绝对数量或是这些弹头在核武库中的相对比例来衡量这一步骤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步骤闯开了一道过去在许多政治论坛上曾宣布无法打开的大门。

必须继续推动已经取得的进展，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为将彼此的战略进攻性武器削减一半而在雷克雅未克达成的协议得到实施，同时坚持和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随之就进一步削减举行谈判取得进展。众所周知，苏联已宣布准备在对等的基础上于2000年之前放弃自己作为核国家的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的转变需要制造工具的新的原料，需要新的能源种类和来源。这些转变迎来新的时代。今天，人类已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刻，即为了实现向文明下一阶段的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确保人类的生存，必须首先欢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建立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没有战争或武器的世界的时代，一个建立国际安全全面体系的年代。

一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曾建议国际社会考虑建立这样一个制度的可能性。当时，我们并没有提出现成的办法。提出这一倡议的目的是要进行广泛的对话，使所有国家参加并做出贡献。到目前为止，对彼此的观点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已开始显示出总轮廓的各个方面。于本届大会开始时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题为“现实与建立安全世界的保证”的文章为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为共同工作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指导方针。这篇文章已在各国代表团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我们希望，本届大会将继续就这一体系的机制取得一致同意的理解，这一过程可以同伟大的米开朗琪罗的办法相比，他在创造一个完美的杰作时，只是从一块大理石上削掉所有没用的东西。所有过时的东西都应抛弃。

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是我们必须在考虑到国际关系主要方面的情况下同时从所有基础开始为自己建造一所共同安全的大厦。如同支撑架一样，其中的各个方面和组成部分都应充满人文主义的国际关系的人情化，因为，归根结底，这所大厦是为人类建造的。人们在此已对人权和各国人民的权利说了许多。总的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立场。我们的大厦如果不是建立在保证首要权利——即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的权利——的基础之上，那这所大厦就岌岌可危了，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应当纠正使人们无法看清这一点的看法上的错误。

保留和发展军备，特别是发展各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等于在实际上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而是一种夺走生命的违反人性的权利。与此相反，武器越少生存的机会就越大。从人类利益的观点出发，从武器的“合理足量”的概念过渡到全面销毁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武器，并与此同时减少常规武器——这就是我们应该走的符合逻辑的道路。

而“通过过量武器来实现安全”，无论是在数量上或质量上，是进攻型武器或防御型武器，都是不同的违反人性的逻辑。特别是太空武器置外空人或藏在地下加固掩体中的人们的命运于不顾，并不是要保障我们头上的上空的安全。

核时代一个伟大的智者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人们不能同时既准备战争又准备和平”。在他和伯特兰·罗素共同发表的众所周知的宣言中他强调：

“我们应该学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思考，我们应该学会不是问自己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赢得战胜不属于我们的阵营的军事胜利——因为，不应该有这种行动——反之，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防止一场武装斗争，因为其结果对于所有参战者来说肯定是灾难性的”。

国际社会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采取裁减军备和裁军的措施。我们已经谈了核裁军问题。现在所必须的只是加上一些新的实质性行动。在适当的阶段，至关重要是，所有核国家无一例外地参加这一进程。除此之外，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扩充军备，无论是在有关类型的核武器方面还是常规武器方面，来“加以弥补”，那么，正在产生的苏联和美国关于中短程核导弹的协议将会在实质上受到破坏。

如果核国家和它们的盟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任何情况下，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以及不继续进行核试验的话，那么，核裁军的目标就会更早地实现。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取得一致同意的关于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宣言草案，这个宣言草案已经提交大会审议，我们还欢迎苏美关于建立减少

核风险中心的协定，以及在今年12月以前，就核试验问题开始进行全面的、分阶段的谈判的协定。

关于签署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的纲领现在已经制订出来。工作之所以进展到现在的阶段是由于进行了广泛的努力，这个进程绝对不应受到阻碍。

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是完结不了，除非采取措施防止研制新型的这类武器。关于人们滥用科技发展成果的可悲记录并不仅仅是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第四十二届大会上将参照其他国家的立场，继续进行其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多年的努力。

常规武器的重要性也要求人们采取新的步骤。我们认为，主要原则是简单的，也就是如果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就应该加以纠正。十分重要的是，这一点必须通过适当的均衡裁减，而不是通过增加军备或发展“辅助性武器”。

撇开限制军备和裁军不谈，从这一措词的直接意义出发，应该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采取不同性质的严肃步骤。华沙条约组织已经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议比较双方的军事思想。目标是确保这些军事思想是严格的防御性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军事思想的目标是防止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它们宣布，“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决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联盟发动军事行动，除非它们自己成了一场武装进攻的目标。”更具体地说，人们也可以进一步这样理解，也就是以防御的姿态组织武装部队，而排除进攻性行动的可能。

在军事战场上的信任和开诚布公应该贯彻到裁军当中去。我注意到，最近在白俄罗斯军区进行的演习根据美国的要求，并根据1986年斯德哥尔摩协议，第一次接受了美国的观察。美方的要求立即得到响应，观察员自己可以看到我们全面履行了协定的义务。就这样，通过具体行动，能够并且应该建立分阶段的认真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关于协定和文件的联合谈判的进程教给我们一门关于相互理解的艰难科学，还教给我们要把对方看作是合作者而不是看作敌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关于具体问题时寻求接触点和共

同语言的时候时说：

“这里需要的是不仅有说话的能力，也要有听觉，不仅是能听，而且是能互相理解，并一道为解决当今世界最复杂的问题而寻找办法。”

在数学中，有一个“虚数”的概念。当我们在听这个讲坛上某些发言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个词，因为这些发言在许多方面似乎是建立在虚幻的概念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发言时却给我们一种绝对概念的印象。例如，“自由世界”的概念可以引伸到包括一些血腥的独裁政权；“争取民主的斗争”这一概念却用来解释保护一支谋杀者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任务是通过对于无辜百姓实行暴力来推翻合法政府；“严格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句子被轻易地用来为武装侵略一个小的加勒比国家辩护，也被用来解释为何要全力支持一个占领了属于其邻国领土的侵略者。

当然，一个人不应该一方面在这个讲坛谈论和平，而同时却在原则和行动上剥夺人民的自决权，以及自由选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的权利。

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以及中美洲国家的良好意愿已经开始了和平结束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积极的进程。昨天，大会协商一致地支持了这些努力。所有有关各方应该为这一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应该阻止这一发展。只有到那时，才能出现符合该地区人民需要的真正的人道的利益，而不是私利。事实上，今天上午尼加拉瓜总统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星球其他一些冲突地区也已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和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展。阿富汗和柬埔寨民族和解机器上的链条已经开始转动。这些都是非常困难而非常微妙的进程。如果我们注意到发自这些国家人民心底的合理呼声，那么，哪一个更正确的呢——是鼓励这些进程还是鼓励匪徒制造更多的流血事件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清楚的。

同样十分清楚的是，国际社会通过认真思考过的联合努力，能够而且必须找到解决在中东出现的危险僵局的办法，也能够确保南非当地人民的人权，确保纳米比亚及所有其他领土的独立（这些领土的殖民地位给伟大的二十一世纪末叶



罩上了一层阴影)，并能找到公正而灵活解决塞浦路斯和朝鲜问题的办法。

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什么呢？关于这点我们一再表示了我们的立场，我们随时愿意和大家一起寻求解决每一个特殊问题的办法。然而，目前波斯湾的局势表明，那些办法是行不通的。军备的集中代替善意的集中只能导致冲突的加剧和对该地区国家以及全球性安全的威胁的升级。

真诚的意向不仅对人类关系很重要，而且对国际政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马基雅维里设想的办法在遥远的过去也许是可行的，但它们在第三个千年期开始的时候，与行为准则的概念几乎是不相吻合的。我们希望联合国，这一传授各国怎样才能一起生活的科学的大学，也成为一所使国际关系人情化的学校。

向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转移是不会容易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经变得非常必要了。现在是放弃国家自我中心主义的时候了，应该逐步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头等重要的。

今天，可以怀着谨慎的乐观态度说，新的方法和现实的政策已经在国际社会扎根并且正在发芽。这种局势的产生要靠不结盟运动的文件。帕尔梅委员会一直在设想一个“共同安全”的概念。秘书长在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强调了一个新的内容：“国际事物中日益增长的共通性因素”（A/42/1，第2页）。在本届大会会议开幕前召开的裁军与发展间关系的国际会议，在其最后文件中强调，安全不仅包括军事，而且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人权及生态因素。这次会议注意到了反应整个人类需要的集体性手段的重要性。主要会议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应该成为采取实际行动的全球性的指导方针。

确实，如果人类和人类的感情是我们的出发点，那么，应该提供机会，不是将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用于备战，而是将其用于改善国家的福利。在发展中国家有十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七亿八千万人营养不良；八亿五千万人不能阅读或写字；十五亿人得不到医疗服务；还有同样数目的人找不到工作。裁军是用于发展的现成资源的重要和主要的来源，这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源。

在经济关系领域，国际社会面临着大量的复杂问题。将私人企业和某些人倡导的市场力量的自由运用看成是万能的魔棍，这样做至少是将问题过分的简单化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的魔力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对有的人来说它是白色的，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是黑色的。这种魔力创造的不仅仅是闪亮的高级轿车——一种西方的财富的象征。失业大军，无家可归者人行道上的石头枕头，每年数十亿的资金从穷国流到跨国公司的保险箱里，外债的陷井——所有这些便构成了生产这些高级轿车的装配线。

克服不发达现象，解决经济安全的问题，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消除一切给世界经济关系造成压力的因素：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紧迫解决的问题。要在真正普遍和民主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所有国家，相互接受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联合国无疑是最合适的讲坛。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和效率能够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增长。

保护环境的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没有权利在损害后代的情况下生活。基本的道德要求我们，在我们把地球交给后代的时候，它至少应该能够适合生存，当然最好是能够繁荣兴旺。同时，对海洋，河流，湖泊和空气的污染的危险程度，沙漠化，淡水的缺少，整个物种的消失：这些对我们不仅仅是警钟；这些已经是灾难马上临头的警报了。因为长期以来人类低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大自然的潜力是无限的。然而，经验已经表明，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永远“征服”大自然了。现在是我们学会和大自然和平共处的时候了，因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最好的一部分，但也是最易受打击的一部分。

在这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全球性的重大任务，使我们有必要尽最大的可能做出积极的努力，以便完成这些任务。重要的是要构想出联合方案，保护环境，防止出现经济活动的不良后果，还要一致努力研制出没有浪费的清洁技术。争取一个繁荣的地球的斗争能够成为一个试验场，教导各国如何一起行动以便实现崇高的、人道的共同目标。

在阻止和治疗危险的疾病方面进行合作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充满希望和必要的领域。1958年，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倡议大会作出了在国际上推动研究癌症治疗的决定。不幸的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没有能够使得该决定得到一致的贯彻执行。现在，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人类目标的共同性，在健康保护，尤其是在对付象艾滋病这样的疾病方面加强共同的努力，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人道主义，从广义上讲，正如人们已经提到的，是对共同创造安全的主要支持；它是包含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的结合剂。新的思维方式要求人们重新看待社会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应该清除冷战，思想意识的偏见和纯粹的冲突性手段所带来的污染物；它要求找到一个有效的国际合作的框架，以便集中努力来共同认识和遵守国际法的规则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形成的国家间的关系。

谈到人类接触的必要性，我们也要注意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必要性。为此目的，有必要获得一种信息流动，以便使人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而不是使人们相互对抗，这种流动应该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应该建立在睦邻，伙伴和朋友，而不是敌人的形象的基础上。

在个人权利，家庭团聚，签证制度等方面，让我们都同意以已经制定的国际准则为指导方针。在伯尔尼，参加赫尔辛基进程的国家共同制定了一项有关这一议题的重要文件，只是由于某国的立场才未能使这个文件成为一个保护人权的共同的国际标准。即使在那些情况下，苏联人宣布，他将在内容和形式上受该文件的指导。其它国家是应该照它这样做的。如果一国追求巩固人权的目标，而不是一些其它的政治目标，那么该国就不应该阻止在莫斯科召开一个合适的讨论会——该讨论会由苏联提议——而是应该怀着建设性的立场来参加这一讨论会。

现在有许多任务要完成，国际社会是完全能够胜任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真正人道的目标和理想不被虚假的目标和理想所代替。

联合国有非常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关键是要使其地位和权利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基于狭隘利益并且已经最严重地加剧了国际局

势的过时的，自私，陈旧的政治也影响了联合国的声誉。但开始出现的新的方法和人们对现实的新的认识会不可避免的将联合国提高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尽一切可能为此目标做出贡献。

实际上，联合国及其系统是寻找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法的最适当的国际论坛。联合国在两种意义上来说是普遍性的：在组成的国家和处理问题的范围方面来说都是普遍性的。因此，联合国应当成为《宪章》所设想的协调各国行动，使当代和后代免受战祸的真正的中心。它应当成为国际法和秩序的讲台。联合国拥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的机构，只有通过各国的团结一致的政治意愿才能有效的加以利用。

安全理事会、其机构、军事参谋团、谈判机构、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国际法院、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如果充分发挥作用，能够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秘书长需要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鉴于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联合国能够起新的作用，可以建立新的机构。核查与监督确保安全与裁军的协定、对在和平外空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都是可能的。有一样东西必须防止，这就是企图以不民主的方式对联合国的方向与活动施加影响。对联合国活动进行经济封锁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体系的过程中，通过在各阶段积极促进减少军事潜力，联合国——特别是在无核武器的世界上——应当成为维持建立合理足量均衡的调节者，并保持不断降低武器水平的趋势。总之，联合国未来的作用可以用如下的话表明：联合国必须成为全面安全的保障者。

有人相当正确地指出，战争从人们的脑子里开始。现在应当说的是，真正的和平从新的思想方法开始。未来属于新的行动方式。

下午1点15分散会。